■ 古村落寻踪

中国村庄的名字，来历复杂，来源甚广，这些名字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记忆符号。在滨州渤海岸边的“帝赐街”，就给人一种历史的久远和帝王文化的厚重，让人有了遐想的空间和探究的欲望。

帝赐街的那些人和事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
本报通讯员 杜秀峰 王青

在滨州市渤海岸边有个村庄，看上去与多数当地村庄并无二异，却有着一个大气响亮的名字——帝赐街。单从字眼上看，帝赐街极易让人联想到它自身的不平凡，这里定会有着一段极不平凡的历史。

帝赐街原为无棣县马山子镇的一个村落，2010年滨州市北海经济开发区成立后，脱离无棣县，和马山子镇一起划归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管理。

穿过村子的街巷，坐在耄耋老人的土炕上，我们倾听着岁月浸染的往事。在老人烟袋上升腾的袅袅烟雾里，邂逅过去与现在，乡土与古意。

康熙版无棣地图

帝赐街村景 李文明 摄

皇帝驻跸 筑殿跑马

清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编纂的《海丰县志·疆域志·古迹篇》载:“帝赐街，在县东北60里，相传汉武帝驻跸建此街。”乾隆三十二年(1768年)嘉平月《帝赐街蔡氏本纪》：“海丰乃古无棣郡，帝赐街则县志载，汉武帝驻跸所建。”海丰县是无棣县的古名，汉武帝真的在此驻跸过吗？他为什么来到鲁北滩涂这么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？帝赐街这个年代久远的村庄到底蕴含多少曲折传奇的故事?

相传，秦汉时期，帝赐街所在地域位于碣石山正东约10公里，当时地处海滨，铺（堡）、码头遍布，当地居民主要以农耕、捕鱼、晒盐为业，多散居于海边高地之上。无棣县文史专家于长銮先生考证说，汉武帝到滨州沿海游巡，是为了感谢一个对他有恩的同胞姐姐——阳信公主刘婧。汉朝时，一般以公主食邑或夫家封邑所在地称呼公主，而刘婧的食邑是阳信，故称“阳信公主”。后来，因刘婧改嫁给了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平阳侯曹寿(又名曹时)，所以又称“平阳公主”。

汉武帝如此感谢姐姐，是因为刘婧是自己的大媒人。刘婧见武帝刘彻无后甚是苦闷，遂在建元二年（公元前139年）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煞费苦心地把自己府里的歌妓卫子夫献给了弟弟。后来，卫子夫不负刘婧厚望，为刘彻生下三女一子，倍受宠爱，于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8）被册封为孝武卫皇后。后来，丧夫守寡的刘婧改嫁给汉匈大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卫青，卫青正是卫子夫的弟弟。元狩元年（公元前122年），刘彻与卫子夫之长子刘据被立为皇太子。

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，一生中曾八次到过泰山，其中五次登顶。公元前110年3月，汉武帝再次巡幸泰山，因泰山草木尚未萌芽，就令人先上山立石，自己则东行去了滨州沿海，并登临禹贡碣石（今无棣县碣石山）。汉武帝巡游滨州沿海，主要是为了感念当年姐姐刘婧的成人之美，他要亲眼看看姐姐的封地阳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据说，在巡游期间，汉武帝的外事活动很多。某日，他巡幸至碣石东侧一村，见民风古朴、子民拮据，于是金口玉言道：“免去此村税赋。”于是，此处便有了帝赐街这一村名。

当地乡民对于帝赐街这一村名为汉武帝所赐的说法，深信不疑。据传，汉武帝不仅来过这里,他的随从经常骑马经过，又在十字街上拴过马,所以这里又叫跑马街。汉武帝还在村里建了一座宫殿。据村里老人说，小村庄里曾经有过一座恢弘庄严的帝王行辕，现在只剩下高台子了，老人们都把高台子叫大殿，说是皇帝在那里住过，“这个村名是皇帝赐的，天下无二村，没有重名的”。

交通枢纽 渔盐兴盛

打开清康熙九年编纂的海丰县志地图，会惊奇地发现，帝赐街地理位置的独特。帝赐街的左边靠近沙土河（古马颊河），右边是旧黄河（沟盘河、秦口河）；西南面为八个柳铺（堡），西北一溜码头；北邻渤海，东部为五龙堂古道和沾化县界，由此不难看出帝赐街交通便捷，为鲁北重要的交通枢纽、货物集散地。

滨州北部沿海制盐业的发达，在文献记载上亦十分丰富。据记载，早在炎帝时代，即有夙沙氏在今鲁北和胶东海滨“煮海为盐”，姜尚治齐，更是把发展盐业作为基本国策之一。公元前685年，管仲相齐，对盐实行“官山府海”的国家专卖政策，盐法由此而兴。西汉元封年间，为强化专卖，全国设置盐官37处，山东即有11处。唐代“天下之赋，盐利居半”，当时山东缴纳的盐税为70万缗，占全国年收盐利的11%以上。此后，自宋代至明清，山东成为统治阶级推行各类盐法的重点地区。直至今日，鲁北地区亦是我国重要的产盐区。

据《管子》载：“暮春之初，北海之民即煮海为盐。”“北海”即渤海。《山东盐业志》载：早在公元前11世纪，姜尚治齐，鉴于这里“负海泻卤，少五谷而人民寡”乃把发展盐业作为基本国策之一。无棣县志又载：公元前11世纪（周初）姜太公封于齐，兴渔盐之利，齐国因以富强。《春秋左氏传》中有“赐我先君履，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”的记录。《左传》中所言“无棣”既“无棣邑”，包括今日无棣及以北区域。由此看出，齐时，此地已为渔盐之区。

《无棣县盐业志》载：西汉汉武帝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桑弘羊掌管盐铁，在产盐较多的地区设置盐官，共二十八郡，渤海郡为其中之一。辖阳信，县治设于信城，即今无棣信阳城。此为朝廷直接选派盐官之始。唐太宗太和二年（828年）山东沿海棣州的蛤垛盐池，年产盐达数十万斛；到了金世宗大定二十年（1180年）山东盐司与沧州盐司合并，改为海丰盐使司；元太宗二年至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（1230年-1287年）在无棣县境西北，鬲津河沿岸，建有海丰、海润、海盈三场……

《帝赐街蔡氏本纪》载：“……吾始祖于永乐二年自滨州秦台迁居于此。棣海盈场灶籍……”“海盈场”在帝赐街也得到了印证。

神笔蔡淦 掷笔补点

帝赐街历史悠久，不少名人轶事为村里人津津乐道。

《海丰帝赐街蔡氏族谱》记载：六世祖淦，字云舟，副榜贡生考，授正八品任河南兰阳县丞。族谱中的六世祖淦，就是蔡淦，曾在河南兰阳、山西等地做过官。据帝赐街90岁的蔡鸿邦老人讲，蔡淦与海丰桃花岭的杨巍是同窗。蔡淦少年天资聪慧，写得一手好字。后来杨巍在朝廷当了大官，常常在皇帝面前夸蔡淦的字写得好。

有一次，杨巍陪同皇上巡视太原。来到太原城下，皇上见城门上方大匾上的字迹模糊，扭头对杨巍说：“把这匾上字让人重写一下吧。”“遵旨!”杨巍赶忙答应。进了太原城，待皇上用过膳后，杨巍把当地书法名家写得字请皇上御览，皇上看了一个劲儿地摇头。杨巍又让身边几位大臣写，结果皇上还是不满意，杨巍急得满脑门子都是汗。过了一会儿，皇上对杨巍说：“记得你说过蔡淦的字天下无双？立即找人把蔡淦叫来！”杨巍不敢怠慢，立即派人骑快马去寻蔡淦。

第二天晌午的时候蔡淦赶来了，见驾完毕，即挥毫泼墨，直接在大匾上写下“大原”二字，皇上点了点头说：“挺好，挂上去吧。”据说，那天皇上喝了点酒头有点晕，也没看仔细。大家一听皇上让挂谁敢不挂呀。匾就挂到城门上去了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夸赞蔡淦的字。夸着夸着，大家不吱声了，傻了眼。唉，咋把太原写成“大原”了?

其实这是蔡淦故意写的。

大家正想着把匾摘下来的时候，皇上酒醒了，骑着马出来看匾。皇帝遮眼一看：“哈哈，蔡淦呀蔡淦呀，你的字虽笔力秀健，意态秀拔，但是欠功夫呀，少一点呀！”见皇上说这样的话，杨巍心想：完了，蔡淦这下完了。官员们吓得大气不敢出。蔡淦不慌不忙，一拱手说：“万岁爷，你看点在这里了！”说罢，飞身上马一拨马头跑出离城门十丈开外。只见他袍袖藏饱墨之笔，运足腕力，转身扬手就把笔往城门上掷去，只听“吧嗒”一声，笔头不偏不歪正好戳在“大”字腿叉之中。“妙哉！真乃神笔蔡淦也！”皇上脱口而出。

众大臣一片喝彩，谁知道蔡淦光顾了高兴了，忘了谢恩。打那以后，这事像座山似的一直积压在心头，后来竟得了抑郁症。但神笔蔡淦的美名却在大江南北流传开了。

蔡淦任上期满就回了老家帝赐街养病，在故里善终。现在村子的边上有座大坟头，人称作官坟，就是蔡淦的坟。

名儒符周 替民伸冤

清末，替民申冤的名儒蔡符周也是帝赐街人氏。《海丰帝赐街蔡氏族谱》载：蔡符周，名久常，号燮南为蔡氏第十八世祖，庠生。少年英俊，才华横溢、为人仗义，曾在天津卫给官宦子弟当教书先生。据村里老人说，冯国璋、段祺瑞、张鸣岐、王士珍及直隶总督的公子、小姐都跟他读过书。

清朝末年，河北盐山县发生了一起命案。盐山县所辖北部一镇，有一蔡姓规矩人家小女盈盈，长得俊俏清秀，盈盈与母亲上街之时被当地富家浪荡公子看中，当众调戏不成，尾随跟踪，夜里越窗玷污了盈盈，盈盈不堪其辱上吊自尽。

这原本是件一目了然的案子，但富家给盐山县官使了银子，并买通了当地流氓地痞做了伪证。那县官断案时硬是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竟裁决盈盈系通奸羞臊自杀，与富家子弟毫无干系。盈盈父母哪里肯依，在县衙门前大哭大闹，击鼓喊冤，均被县官命人乱棍打出。父母痛不欲生，盈盈的父亲气血攻心，当场气得口吐鲜血不省人事。盈盈母亲为给丈夫寻医救命，只得流落盐山街头要饭乞讨。

这时，海丰县高井村人张昆山，正调来盐山做县丞。据《海丰高井张氏族谱》载：张玉琦字昆山，廪生。光绪乙酉拔贡，乡试中举。任直隶州候补州判，官从七品，例授征仕郎。署理宁津县事、曾任盐山知县。

张昆山见此情景也甚是可伶和同情，但县衙断案之事知县一手遮天，自己一偏职无能为力。

张昆山瞅了个机会，拦住盈盈之母，出主意要她去天津府（实为直隶总督衙门）找蔡氏同宗蔡符周帮忙伸冤。张昆山告诉盈盈母亲，蔡符周庠生出身，虽然没有官职，但在天津府给总督的公子做私塾先生，他肯帮忙定可成功。

这天津自清朝中期就一直接纳着京城的官宦子弟，其家庭教师大多是全国各地的名儒，蔡符周就为其中的一员。张昆山与蔡符周是同乡，两人交往甚密，他还亲自修书信一封给蔡符周，告知了少女的冤情，让蔡符周帮忙打这场官司。

盈盈母亲依照张昆山嘱咐来到天津府，找到了蔡符周后哭诉事情原委。蔡符周听后义愤填膺，拍案而起。他深思了一会儿，对盈盈母亲说：“总督衙门老爷的公子虽然跟我读书，但我直接出面不妥，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和反感。你看这样行不？我重写一份状子，你就在总督府前伺机拦路喊冤，你可由此胆量？”“恩公，我已被逼得家破人亡，要不是女儿大仇未报，早就结束自己的性命随女儿而去了，我死都不怕，咋能不敢！”盈盈母亲愤愤地说。蔡符周又如此这般地嘱咐了一番，自己掏钱给盈盈的母亲安顿好住的地方，让她等消息。

这天，蔡符周打听到总督老爷在府上会客，就悄悄给盈盈母亲送了个信儿。待总督老爷送客出门之际，盈盈母亲头顶状子像疯了一般飞奔过去，跪倒磕头大声喊冤。

这时，蔡符周也假装有事来拜访总督老爷。总督老爷被吓了一跳，但见有客人在场，不便发火，耐着性子听完少女母亲的申诉。老爷当即表示，要为少女母亲做主，调查此事。

蔡符周趁机在来客面前大大夸赞了总督老爷一番。说老爷爱民如子，真乃包青天在世云云。直夸得总督老爷心花怒放，当即叫来执勤官安排心腹之人速去盐山暗访。不几日，暗访的人回来，详报了实情。老爷一听，此案果然与申诉状所言分毫无差。遂下令把那富家浪荡子弟直接带到天津受审。总督想起蔡符周给他提醒的那句话：“此案可是总督老爷爱民如子、名扬天下的大好机会！”当即差人把蔡符周叫来询问他对这案子的看法，蔡符周趁机说：“审理这案子并不难，关键得有铁的证据，虽然咱们派人暗访掌握了实情，如果有实物证据更好了。”“我听说，女孩的房间曾留下一个男人衣服上的盘扣，若是强奸，那贼人身上必有伤痕。”

第二天，总督府门大开，门前人山人海都来看总督公开审案。果不出所料，那浪荡公子就是个空皮囊废物，在大堂之上吓得体如筛糠。总督命人扒下疑犯的裤子，果然见下体有被抓伤的疤痕。又拿出衣服盘扣问质，富家子弟看看抵赖不过就从实招认了，并当堂签字画押。

为平民愤，总督下令于闹市绞刑处死了富家子弟。又下令免了盐山知县的职，把县官打入了大牢治罪，替少女盈盈报了仇伸了冤屈。

村名更迭 民心所向

帝赐街是老祖宗留下的村名，村民们无不引以为荣且倍加珍爱。1939年1月28日，日军上尉指挥官村尚带领200多东洋鬼子第二次侵占无棣县城。“日本鬼子来无棣之后，到处烧杀抢掠，硬是生生把帝赐街村名给改了。”蔡鸿邦老人告诉记者，小鬼子扫荡帝赐街之前，以为这个地方肯定是繁华富庶的市镇，对帝赐街垂涎三尺，来到之后却大失所望。当时帝赐街附近村落由于连年灾荒兵匪掠夺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、饥寒交迫之中。小鬼子看到的是破烂不堪的土坯房子，狭窄的小巷，仅仅能容一辆马车同行的坑洼烂泥街道。“小鬼子恼怒了，连连摇摇头，这是什么街？还是皇帝赐予？简直荒唐至极！一气之下说，不要叫帝赐街了，叫帝赐庄吧！硬是把咱帝赐街改为了帝赐庄。”

鬼子占领距离帝赐街10公里外的埕口街之后，经常召集十里八村的老百姓集合到埕口街开大会，让人们去听鬼子大东亚共荣的宣传。

这天鬼子又差人传信来，让帝赐街的男女老少去埕口街听鬼子训话。村里的男女老少无奈放下手里的活儿，三五成群地步行着去埕口街。到了埕口街，人们看见在十字街西面的空场子上早搭起了一个戏台棚子，一个鬼子军官挎着东洋刀站在戏台中间，两边立着两排端着刺刀的鬼子兵。翻译官牵着一条黑色的大狼狗，站在旁边，鬼子说一句，翻译官翻译一句。

“帝赐街离埕口那么远的路，老百姓们都得起个大早步行到埕口听鬼子驯话。鬼子好歹毒，按照花名册每个村点名，要是有人来晚了，他们就叫彼此对打，扇对方的耳光，不真打就用枪托揍老百姓，常常是老百姓彼此打得头破血流，惨不忍睹。鬼子却在旁边拍手哈哈大笑。”蔡鸿邦说。

大概是1941年，鬼子在埕口街到下洼两个沿海港口之间修了一条公路。沿途经过帝赐街，鬼子把村里老百姓用刺刀逼到公路上，让老百姓用脚踩土踏实路基，踩一层垫一层。这下可苦了那些缠脚的老太太、新媳妇，累得她们脚肿得斗大，鞋子都穿不进去，但鬼子可不管这些，照样逼着她们去踩踏土，结果好多人疼得当即昏死过去。

抗战胜利后，帝赐庄又改回了帝赐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村内骡马大车与日俱增，村内所产鲜枣及所晒海盐等海洋产品皆以大车套运出村贩卖，以为营生，帝赐街似乎又找寻到了昔日的繁华。然而，“文革”期间，红卫兵觉得帝赐街这个村名封建迷信色彩太浓，就将帝赐街改成了朝阳村。但是，村民们都不认可，赶集上店对外联系依旧叫帝赐街。人们都说朝阳村都不知道在哪里？可地图上标注着咱帝赐街，这是谁也不能改的!

1974年后，帝赐街的村名终于又改了回来。“大家还是觉得帝赐街亲切，叫着顺口，帝赐街都这么多年的历史了，都有感情了。”帝赐街村支部书记蔡元刚说。

帝赐街出土的石器

·相关链接·

帝赐街的遗址古迹

□ 陈巨慧 杜秀峰

帝赐街古遗址位于现帝赐街村北约100米处，极似一座正方形高台，其东西长约五六百米，南北宽约三百米，高出周围平地近两米，而且台地由南向北分三层逐渐增高。帝赐街村会计蔡凤东指着土台介绍说，我们站的这个高台，就是曾经那座行辕的大殿，也就是乡民俗称的“庄棵子”（其实应称庄廓子），因为只有帝王居住的行宫才可以建得这么高大。

蔡凤东指着由南向北分三层逐渐增高的几级高台说，层层增高的地基就能看出这是古代等级分明的标志,“越大的官、越有钱的大户人家住的房子越高，普通人家的房子是不能盖这么高的。”

在大殿遗址的四周,用树枝在青草覆盖的地表上翻找,不时能看到一些做工精致的瓷器碎片,蔡凤东随手从遗址处拿出一块碎瓦片：“这些瓦当应该就是汉朝的瓦当,你看上面的纹路是格子状的,好像是用布蒸出来的。听人家说这种标志就是汉代瓦当的标志。”随后蔡凤东又递给我们一块刚从土里挖出的瓷器碎片,上面碧绿色的花纹清晰可见,埋藏这么多年依然釉色鲜艳。

村党支部书记蔡元刚说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遗址靠南边和靠东边的地方分别开了两条路，一是东西路，二是南北路，路基低于遗址大概两米左右，道路两边的沟涯断面夹杂分布有大量灰陶瓦片和瓷片标本。前些年，村里人在此种地，也曾经挖出过一些碗、罐、铜钱之类的古物，还曾发现过一个灶台，出土过一摞瓷碗。在挖出的瓷碗中，有一个精致的小碗，颜色为翡翠绿，对着阳光观察，呈透明状，非常让人喜爱。有专家根据描述推测颇像宋代耀州窑的笠足碗。可惜那些瓷碗散落民间已不知去向。1964年开挖山子河的时候，还出土过很多钱币，挖出过许多碗碟碎片，奇怪的是这些碗碟的底部烧制有“王”的字样。

2002年，当地对位于遗址台地南面、穿村而过的盘龙河进行清淤时，发现了呈东西走向的9眼古井，其中有7眼为青砖砌成，两眼为石块砌成。10多年前，还不时有南方人拿着长柄的小铲（根据村民口述，似为洛阳铲）过来勘探，村民们甚为警觉。

“在大殿的遗址上,还挖出过一张大供桌,长三米左右,宽一米,高也差不多一米,桌子腿上刻着万历年、帝赐街几个小字。供桌挖出后放在学堂里就用那个供桌当课桌,村里好多人都在那个桌子上读书学习过。”蔡元刚还清楚地记得，后来这桌子被马山子镇供销社借去当办公桌，1984年的时候,马山子供销社房子倒塌把供桌埋在里面了，被人扒出来后，让惠民县收古董的人以30多元人民币买走，后来说是被倒卖到天津、北京了，再后来就不知道桌子去哪里了。“那时候，推行生产责任制，人们对古物件的保护意识差，想想觉得很可惜。”蔡元刚说。

蔡鸿邦老人说，解放前，渤海湾沿海一带由于地处荒芜，远离城镇，多路海匪、土匪在这里聚集争斗。“三儿”（指海盗、土匪）更是明火执仗地进村窜店，抢富户要钱粮，常常在半夜突袭村庄绑票抢掠，一到天黑百姓就藏到地窖里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提心吊胆。每当土匪过境，村头响起锣声，百姓便扶老携幼，带上值钱东西，纷纷躲藏起来，老辈人说这叫“躲三儿”。

蔡鸿邦老人讲了一个南圈村民仗义救人的故事。有一天，“三儿”住在了北海的南圈村，派人给帝赐街送来一封信。信的大意是说：他们打日本鬼子，维护地方平安有功劳，让帝赐街凑齐钱粮，12点前派人用车送到“三儿”的驻地南圈村，并附了一份清单。扬言如不及时送到，就来帝赐街绑票杀人。

因为勒索的东西太多，村里实在无法筹集。村里有威望的人们凑在一起商量对策，最后大家推选一个叫王殿举的人，去和“三儿”交涉。王殿举50岁上下年纪，虽然长得文文静静，但胆大心细，能言善辩，非常有智谋。

夜里12点，王殿举只身一人奔赴南圈。“三儿”一见王殿举空身一人而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命人把王殿举捆成粽子形抬出去，欲填到村北的水井里。好个王殿举全无惧色，哈哈大笑。匪头问他笑啥？王殿举说：“笑你们呀，我是受全村百姓委托而来，村子里的粮食让日本人、六旅抢得一干二净，家家户户揭不开锅。你就是杀了我，也拿不出半粒粮食。你们把我杀了，反而激起民愤，倒是成全了我的美名。哈哈，哈哈！”王殿举又说：“咱们都是爹娘养的，做事要往长远处看呀。”匪头儿让他这一说，还真有点犹豫了。

这时候，南圈几乎全村人都出动了，这王殿举在南圈有亲戚，且口碑又好，所以全村人都来求情。“三儿”头一看这阵势，自然也有些发怯，最后把王殿举放了。

1945年9月，随着渤海区全境的解放，帝赐街的父老乡亲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在百姓有了自己的土地后，又积极组织青年妇女学文化办起“夜校识字班”。识字班的出现，对于提高农村群众，特别是农村女青年的文化水平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，同时也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作出了贡献。人们真正体会到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安居乐业的生活了。

农闲的时候，帝赐街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，在村里上演一些自编自演的节目。戏台就设在村北面的大殿台基上。人们搭起戏台唱戏由衷地感谢新政权带给人民的安宁与满足。村里的几位文化人即兴写了这样的对联：“进步来剧场，一声高调唤起民众革命；翻身上舞台，满口凯歌唱响世界和平。”

每次演出都将这副对联挂到舞台的两侧，一直传承到现在。

“进步来剧场，一声高调唤起民众革命；翻身上舞台，满口凯歌唱响世界和平。”采访时，蔡鸿邦精神饱满一字不差地给我们背诵这幅对联，对联从这位90岁的老人嘴里说出来，让人感慨。